

水浒传

作者：施耐庵

⊕ 上一页
⊕ 下一页
⊕ 回目录

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

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，回到府中，收拾起身，多有人来作贺：「太尉此行，一为国家干事，二为百姓分忧，军民除患。梁山泊以忠义为主，只待朝廷招安，太尉可著些甜言美语，加意抚恤。」正话间，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说道：「太师相邀太尉说话。」陈宗善上轿，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，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，见了太师，侧边坐下。茶汤已罢，蔡太师问道：「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，特请你来说知：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，乱了国家法度。你曾闻《论语》有云：『行己有耻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使矣。』」陈太尉道：「宗善尽知，承太师指教。」蔡京又道：「我叫这个干人跟你去。他多省得法度，怕你见不到处，就与你提拨。」陈太尉道：「深谢恩相厚意。」辞了太师，引著干人，离了相府，上轿回家。

方才歇定，门吏来报，高殿帅下马。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，请到厅上坐定，叙问寒温已毕，高太尉道：「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，若是高俅在内，必然阻住。此贼累辱朝廷，罪恶滔天，今更赦宥罪犯，引入京城，必成後患。欲待回奏，玉音已出，且看大意如何。若还此贼仍昧良心，怠慢圣旨，太尉早早回京，不才奏过天子，整点大军，亲身到彼，剪草除根，是吾之愿。太尉此去，下官手下有个虞候，能言快语，问一答十，好与太尉提拨事情。」陈太尉谢道：「感蒙殿帅忧心。」高俅起身，陈太尉送至府前，上马去了。

次日，蔡太师府张干办，高殿帅府李虞候，二人都到了。陈太尉拴束马匹，整点人数，将十瓶御酒，装在龙凤担内挑了，前插黄旗。陈太尉上马，亲随五六人，张干办，李虞候都乘马匹，丹诏背在前面，引一行人出新宋门。一一以下官员，亦有送路的，都回去了。一一迤迤来到济州。太守张叔夜接著，请到府中设筵相待，动问招安一节，陈太尉都说了各细。

张叔夜道：「论某愚意，招安一事最好；只是一件，太尉到那里，须是陪些和气，用甜言美语，抚恤他众人，好共歹，只要成全大事。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，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，便坏了大事。」张干办，李虞候道：「放著我两个跟著太尉，定不致差迟。太守，你只管教小心和气，须坏了朝廷纲纪，小辈人常压著，不得一半；若放他头起，便做模样。」张叔夜道：「这两个是甚麽人？」陈太尉道：「这一个人是蔡太师府内干办，这一个高太尉府里虞候。」张叔夜道：「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！」陈太尉道：「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，不帶他去，必然疑心。」张叔夜道：「下官这话，只是要好，恐怕劳而无功。」张干办道：「放著我两个，万丈水无涓滴漏。」张叔夜再不敢言语。一面安排筵管待，送至馆驿内安歇。次日，济州先使人去梁山泊报知。

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，商议军情，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，未见真实，心中甚喜。当日小喽罗领著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，说道：「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，一到十瓶御酒，赦罪招安丹诏一道，已到济州城内，这里准备迎接。」宋江大喜，遂取酒食，并彩缎二疋，花银十两，打发报信人先回。

宋江与众人道：「我们受了招安，得为国家臣子，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！今日方成正果！」吴用笑道：「论吴某的意，这番必然招安不成；纵使招安，也看得俺们如草芥。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，教他著些毒手，杀得他人亡马倒，梦里也怕，那时方受招安，才有些气度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们若如此说时，须坏了『忠义』二字。」林冲道：「朝廷中贵官来时，有多少装么，中间未必是好事。」关胜便道：「诏书上必然写著些吓的言语，来惊我们。」徐宁又道：「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们都休要疑心，且只顾安排接诏。」先令宋清，曹正准备一席，委柴进都管提调，务要十分齐整，铺设下太尉一次列五色绢缎，堂上堂

下，搭彩悬花。先使裴宣，萧让，吕方，郭盛预先下山，离二十里伏道迎接。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。吴用传令：「你们尽依我行，不如此，行不得。」

且说萧让引著三个随行，带引五六人，并无寸铁，将著酒果，在二十里外迎接。陈太尉当日在途中，张干办，李虞候不乘马匹，在马前步行，背後从人，何只二三百，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，前面摆列导引人马。龙凤担内挑著御酒，骑马的背著诏匣。济州牢子，前後也有五六十人，都要去梁山泊内，指望觅个小富贵。萧让，裴宣，吕方，郭盛在半路上接著，都俯伏道傍迎接。那张干办便问道：「你那宋江大似谁？皇帝诏'H到来，如何不亲自来接？甚是欺君！你这夥本是该死的人，怎受得朝廷招安？请太尉回去。」萧让，裴宣，吕方，郭盛俯伏在地，请罪道：「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，未见真实。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，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，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，恕免则个。」李虞候便道：「不成全好事，也不愁你这夥贼飞上天去了。」有诗为证：

贝锦生谗自古然，小人凡事不宜先。九天恩雨今宣布，
可惜招安未十全。

当时吕方，郭盛道：「是何言语！只如轻看人！」萧让，裴宣只得恳请他捧去酒果，又不肯吃。众人相随来到水边，梁山泊已摆著三只战船在彼，一装装载马匹，一只装裴宣等一千人，一只请太尉下船，并随从一应人等，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。那只船正是「活阎罗」阮小七监督。

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，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，一家带一口腰刀。陈太尉初下船时，昂昂然傍若无人，坐在中间。阮小七招呼众人，把船棹动，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。李虞候便骂道：「村驴，贵人在此，全无忌惮！」那水手那里睬他，只顾唱歌。李虞候拿起藤条，来打两边水手，众人并无惧色。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：「我们自唱歌，干你甚事。」李虞候道：「杀不尽的反贼，怎敢回我话？」便把藤条去打，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。阮小七在梢上说道：「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，这船如何得去？」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。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，见後头来船相近，阮小七便去拔了栏子，叫一声「船漏了！」水早滚上舱里来，急叫救时，船里有一尺多水。那两只船掣将拢来，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。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，那里来顾御酒诏书。两只快船先行去了。

阮小七叫上水手来，舀了舱里水，把展布都拭抹了，却叫水手道：「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，我先尝一尝滋味。」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，解了封头，递与阮小七。阮小七接过来，闻得喷鼻馨香，阮小七道：「只怕有毒，我且做个不著，先尝些个。」也无碗瓢和瓶，便呷，一饮而尽。阮小七吃了一瓶道：「有些滋味。」一瓶那里济事，再取一瓶来，又一饮而尽。吃得口滑，一连吃了四瓶。阮小七道：「怎地好？」水手道：「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。」阮小七道：「与我取舀水的瓢来，我都教你们到口。」将那六瓶御酒，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，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，还把原封头缚了，再放在龙凤担内，飞也似摇著船来，赶到金沙滩，却好上岸。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，香花灯烛，鸣金擂鼓，并山寨里鼓乐，一齐都响，将御酒摆在桌子上，每一桌令四个人；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；著。

陈太尉上岸，宋江等接著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道：「文面小吏，罪恶弥天，屈辱贵人到此，接待不及，望乞恕罪。」李虞候道：「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，来招安你们，非同小可！如何把这等漏船，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，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！」宋江道：「我这里有的是好船，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！」张干办道：「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，你如何耍赖！」宋江背後五虎将紧随定，不离左右，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後，见这李虞候，张干办在宋江面前指手划脚，你来我去，都有心要杀这厮，只是碍著宋江一个，不敢下手。

当日宋江请太尉上轿，开读诏书，四五次谗请得上轿。牵过两匹马来，与张干办，李虞候骑。这两个男女，不知自己多大，装煞臭么，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，令众人大吹大擂，迎上三关来。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，都跟在後面，直迎至忠义堂前，一齐下马，请太尉上堂，正面放著御酒诏匣，陈太尉，张干办，李虞候立在左边，萧让，裴宣立在右边。宋江叫点众头领时，一百七人，於内单只不见了李逵。此时是四月间天气，都穿夹罗战袄，跪在堂上，拱听开读。陈太尉於诏书匣内取出诏书，度与萧让。裴宣赞礼。众将拜罢，萧让展开诏书，高声读道：

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。五帝凭礼乐而有疆封，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。事从顺逆，人有贤愚。朕承祖宗之大业，开日月之光辉，普天率土，罔不臣伏。近为尔宋

江等啸聚山林，劫据郡邑，本欲用彰天讨，诚恐劳我生民。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，诏书到日，即将应有钱粮，军器，马匹，船只，目下纳官，拆毁巢穴，率领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违戾诏制，天兵一至，韶戮不留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

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日诏示

萧让却才读罢，宋江以下皆有怒色；只见「黑旋风」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，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，扯的粉碎，便来揪住陈太尉，拽拳便打。此时宋江，卢俊义皆横身抱住，那里肯放他下手。恰才解拆得开，李虞候喝道：「这厮是甚麽人，敢如此大胆！」李逵正没寻人打处，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，喝道：「写来的诏书，是谁说的话？」张干办道：「这……是……皇帝圣旨。」李逵道：「你那皇帝，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，来招安老爷们，倒要做大！你的皇帝姓宋，我的哥哥也姓宋，你做得皇帝，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！你莫要来恼犯著黑爹爹，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！」众人都来劝解，把「黑旋风」推下堂去。

宋江道：「太尉且宽心，休想有半星儿差池。且取御酒，教众人沾恩。」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锤，令裴宣取一瓶御酒，倾在银酒海内，看时，却是村醪白酒；再将九瓶都打开，倾在酒海内，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。众人见了，尽都骇然，一个个都走下堂去。鲁智提著铁禅杖，高声叫骂：「入娘撮鸟！忒煞是欺负人！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！」「赤发鬼」刘唐也挺著朴刀杀上来，「行者」武松掣出双戒刀，「没遮拦」穆弘，「九纹龙」史进，一齐发作。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。宋江见不是话，横身在里面拦挡，急传将令，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，休教伤犯。此时四下大小头领，一大半闹将起来，宋江，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，将太尉并开诏一千人数护送下三关，再拜伏罪：「非宋江等无心归降，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。若以教句善言抚恤，我等尽忠报国，万死无怨。太尉若回到朝廷，善言则个。」急急送过渡口，这一千人吓得屁滚尿流，飞奔济州去了。

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，再聚众头领筵席，宋江道：「虽是朝廷诏旨不明，你们众人也忒性躁。」吴用道：「哥哥，你休执迷！招安须自有日，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？朝廷忒不将人为念！如今闲话都打叠起，兄长且传将令：马军拴束马匹，步军安排军器，水军整顿船只，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。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，片甲不回，梦著也怕，那时却再商量。」众人道：「军师言之极当。」是日散席，各归本帐。

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，把梁山泊开诏一事，诉与张叔夜。张叔夜道：「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！」陈太尉道：「我几曾敢发一言！」张叔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枉费了心力，坏了事情，太尉急急回京，奏知圣上，事不宜迟。」

陈太尉，张干办，李虞候一行人从星夜回京来，见了蔡太师，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一节。蔡京听了大怒道：「这夥草寇，安敢如此无礼！堂堂宋朝，如何教你这夥横行！」陈太尉哭道：「若不是太师福荫，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！今日死里逃生，再见恩相！」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，高杨二太尉，都来相府，商议军情重事。无片时，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，众官坐下，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，李虞候，各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。杨太尉道：「这夥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？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？」高太尉道：「那日我若在朝内，必然阻住，如何肯行此事！」童枢密道：「鼠窃狗偷之徒，何足虑哉！区区不才，亲引一支军马，*时定日，扫清水泊而回。」众官道：「来日奏闻。」当下都散。

次日早朝，众官三呼万岁，君臣礼毕，蔡太师出班，将此事上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问道：「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？」侍臣给事中奏道：「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。」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。天子又问蔡京道：「此贼为害多时，差何人可以剿？」蔡太师奏道：「非以重兵，不能收伏。以臣愚意，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，前去剿扫，可以刻日取胜。」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：「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寇麽？」童贯跪下奏曰：「古人有云：『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』，臣愿效犬马之劳，以除心腹之患。」高俅，杨戩亦皆保举。天子随即降下圣旨，赐与金印兵符，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，任从各处选调军马，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，择日出师起行。正是登坛攘臂称元帅，败阵攒眉似小儿。毕竟童枢密怎地出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♠ 上一页

♠ 下一页

♠ 回目录